

红卫兵 栗丛

YINGSUCONGZHONG
HONGWEIBING
金三角系列之一

白云涛 /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粟从红卫兵

3323800
45
82
82
25-55
78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罂粟丛中红卫兵
作 者: 白云涛 著
出 版: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四厂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万
版 次: 199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定 价: 4.20元

ISBN 7—80579—288—7/I • 240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容提要

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造就了无数个天方夜谭，“文革”后期一批“红卫兵小将”被“四人帮”当作“5·16”分子通缉，为了逃命，他们越过中缅边境来到异国他乡，其中个别人深入到泰、缅、老三国交界处的金三角地区。这里是国际毒品的最大产地，也是世界上最神秘最黑暗的一隅，包括国民党九十三师，掸邦独立军在内的几大著名的贩毒势力，为各自的利益和生存进行殊死的搏斗，演出了一幕幕惊险、惨烈的活剧。

本书主人公陆群率领的“六九红卫兵”和其他逃难的中国人卷入了八十年代初发生在金三角地区的一场复杂、重大的事件，在险象环生的矛盾斗争之中，他们秘闯三和帮探踪寻迹，在荷兰首都与各国黑社会比技较量，在峻

龄 毒组织高级

扣人心弦的故

称近年国

●广角背景

之一：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在一份报告中透露，全世界有1.76亿人吸食鸦片，4,800万人使用可卡因，加上其他毒瘾患者，人数近三亿！！世界毒品走私的年利润超过全世界最大的工业——发动机工业的年利润：1000亿美元。美国总统说毒品的威胁不下于敌人的飞机和导弹，专家们则宣称毒品正在悄悄毁灭人类。

之二：世界毒品的最大产地在亚洲的金三角地区，其中毒品之母鸦片和毒品之王海洛因的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之多，该地区位于泰国、缅甸、老挝三国的交界处。在泰缅边境泰方一侧清黎府昌盛县索叻区立有一块金三角石碑，标志狭义金三角的所在地，又是广义金三角东南端的起点。整个金三角地区约有16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柬埔寨，相当于4个台湾，185个香港。这里崇山峻岭，丛林密布，毒瘴雾漫，虎啸豺嚎，充满了无数流血和死亡，是世界上最神秘最黑暗的一隅。

之三：金三角地区有国际几大著名贩毒势力。华裔缅甸人吴坤沙领导的掸邦军建立了一支庞大的毒品武装护送队，1986年还装备了五枚苏制地对空导弹，成为“金三角

霸王”。国民党远征军二十六军辖下九十三师40年代因抗日进入缅甸东北，由于大陆解放和台湾宣布与其脱离关系而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无国籍军队”。该师滞留于金三角地区，曾两败前来征剿的缅甸国家正规军，建立了一个经营毒品行业的“国中之国”。

目 录

- 一、风云际会.....(1)
- 二、灵光寺与十三太保之首.....(12)
- 三、野径奇踪.....(39)
- 四、“浮士德”出动.....(64)
- 五、钦叻山营地托嘱.....(83)
- 六、十年梦断瑞丽江.....(109)
- 七、本通木英雄初显.....(142)
- 八、越境闯帮.....(183)
- 九、豪愿：国际黑社会大比技.....(234)

一、风云际会

一个侍者模样的人送上签名簿。没想到在神秘莫测的毒品老巢，会玩起这种社交场合的无聊玩意儿。难道那些毒网之中的诡谲人物愿意留下这种文字记录？陆群接过签名簿匆匆扫了一眼，大吃一惊。簿上有中文、缅文、泰文、英文甚至日文。金三角一带赫赫有名的人物竟然差不多都出现了。看几个人签名时的神态，豪气干云，无有所惧，足以显示他们一方霸主的身份。能被请来和这些人聚会，陆群不由感到一阵满足和快意。

页首第三行用中文一笔一划地刻下三个大字：杨维纲。这是国际上也有知名度的人物。自从国民党残军大部撤到泰国清莱、清迈、夜丰颂指定的十三个自然村居住以后，缅北孤军的首领人物之一就是杨维纲了。传说他在1982年带了200人投诚了今天聚会的主人，但那实际上是一次小小的默契。不久以后杨维纲仍以“孤军”特别行动队队长的身份露面。其实外界并不清楚，在罗星汉将军死后，杨维纲是可以坐第一把交椅的孤军少壮派领袖，实权在握，小小行动队长不过是对外遮人耳目的招牌罢了。

在陆群签名的上面一行是孟帕亚著名悍匪吴仰昂的大名。据说此人残忍成性，尤其憎恨外来的好奇者，任何冒险家、记者到了他手里绝对有死无生。他手下的轻骑队活

动于靠近中国和老挝一侧的山区，与政府军作战几乎没有过失败的记录。

客人差不多都到齐了。没有寒暄。这些人虽然互相早已闻知对方大名，但多数未曾谋面。多少年的血雨腥风把他们变得冷峻，不近人情。一阵静默，好像一场重大仪式或演出之前的静默，只等着主要角色的出场。趁这功夫，陆群打量了一下室内环境，他真不敢相信，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贩毒集团头目吴坤沙先生的总部。房顶上吊着一盏不知什么年代的汽灯，黑黢黢的竹编墙壁上插了一张缺了角的缅北地图，墙根还堆了一摞麻袋，几只铁桶。一张山区不多见的桃花心木写字台置放于地图下面，这可能就是主人办公的地方了。几年前泰国政府以12个连的军队，加上边防警察和民兵性质的“猛虎队”，突然攻占了坤沙原来的总部所在地——泰北欣德村，随后开进的大批记者纷纷惊呼他们原来想象中的像王宫一样豪华的别墅不见了，倒是如同军营驻地似的几间破房让他们浏览了一番。到底这位坤沙先生用贩毒赚来的钱挥霍，还是真的为他所说的掸邦民族独立筹集经费，大概只有上帝和他本人才知道。

“兄弟，当官的把我们大老远找来卖的什么药？”吴仰昂极不耐烦地问一个老相识。原来，在缅语里“坤”是官的意思，坤沙本人又和东南亚几国政界官员颇有交往，于是几个熟人便干脆这样称呼他。

“我怎么晓得！前几天我接到当官的派专人送的请柬，还有一封亲笔附信，让我务必赶来参加今天的聚会，说是有关我们大家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商量。”

吴仰昂冷淡地“哦”了一声。大约所有来客都只知道

这么一点。他不大喜欢这种老式的故弄玄虚的“绿林聚会”。他喜欢独往独来。干脆利落，杀人赚钱，其他一概不论。但他不愿得罪坤沙。另一方面，他手下提供的情报表明，近来金三角地区确实有些反常现象，不知是阴谋，是危机，还是一个什么重大事件的前奏，他必须来看看动向，顺便完成一笔走私交易。

比约定的开会时间晚两、三分钟，进来一个约摸五十来岁的矮胖子，扁而平的蒙古脸型，头发灰白，穿一身军用工作服，还戴着一顶奇怪的工兵贝雷帽，这就是坤沙本人了。他皮肤黝黑，两眼凹陷，精神颓靡，好像患上一种什么严重的疾病，难怪他每一次假死，报界都被他着实愚弄一番，看他此时的光景，让人觉得他应该是在病床上而不是在这里主持整个金三角黑社会的聚会。

不过，坤沙往椅子上一坐，自信和威严自然而然显露出来，声音也不像出自这副摇摇欲散的破皮囊，而仿佛敲响了一架质量颇高的小钢鼓。——他用的是缅甸语，开门见山：

“嗨，我坤沙从不像人们传说的那样有领袖金三角的意思，我哪有资格指挥各位才俊豪杰。大家接到我的邀请，不辞辛苦赶到这里，我绝不会让大家失望着回去，不会。怎么样，先见见我给各位备下的见面礼吧。”

坤沙又改用华语说了一遍，带着很重的云南口音，这口音是在缅甸的华人都能听得懂的。随即挥手让副官押上一个身材高大、头发鬈曲的外国人。

所有的客人都睁大眼睛好奇地盯着这位金三角腹地难得一见的非亚裔人种。只见他一副平和、与世无争的东方

式的表情，不看在坐的众人，而是茫然地寻视屋顶、门窗、墙壁，眼神散乱无聊，只偶尔透出受过屈辱渴求报复的光芒。

坤沙看着自己的俘虏开始得意地讲起来。

一个多月以前，坤沙用一千美元从孟萨马帮手里买到这个刚刚被俘的国际禁毒组织的间谍。马帮首领觉得捡了个大便宜。因为禁毒组织的间谍时常能捕获，价值不大，不过是被派来刺探、摸底或者搞暗杀，被抓到以后一般用作交换人质，要么就处死以向外示警。没想这个间谍大有来头，竟然掌握着禁毒组织一次重大行动的秘密。这不能不归功于坤沙安插在东南亚情报人员的功劳。这位叫作罗伊的英国人一到曼谷，就被三合帮、泰瑞华社几家黑社会组织同时盯上了。虽说他几经巧妙周旋，终于进入金三角地面，但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使命，或者更确切地说根本还没有来得及行使自己的使命，便落入了心狠手辣的毒品大王的掌握之中。

罗伊早年参加过本国的特工训练，后来自愿加入国际禁毒组织。他认为自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招供。英国式的特工训练参照了许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办法，除了擒拿格斗，密写发报一类的技术之外，还要在学期结束时接受酷刑承受力的测试，并学习应对办法，那时候他们已经历经摔打，心如铁石，不会被轻易吓跑了。罗伊曾自愿接受电击测试，特制额定发电机发出的电流骤然通过全身，他的肌肉猛然抽搐，各处神经像被拔出来砍上一刀似的。电击过后好久，心脏一带还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痛楚，他想象各种酷刑大同小异，难受程度也不过如此，咬

咬牙能够挺住。教员一再告诫，受刑时要大声叫喊，将痛苦发泄出去，还可以迷惑打手。昏厥两三次之后，对痛苦的感受力将降至最低点，甚至隐隐有一种受虐性质的快感。被注射药物之后一般是无法缄默不语的，例如各国司法机构禁用的“麻醉分析”，只要在静脉注射巴比妥酸系诱导体，患者就会处于半昏迷状态喋喋不休将心中秘密全部说出，这时需要不断自我暗示或自由联想，将幻觉中的胡言乱语和似是而非的信息塞给对方。在有深厚人道主义传统的一些西方国家里，间谍们还被告知受到酷刑并超过承受力极限之后，可以根据当时情形提供审讯员所要的部分情况，不负责任，不承担叛国罪名。当然事先有规定好的方案事后还需经过严格调查。罗伊对这一点感到最为踏实。他的服务不属于任何国家，纯粹是为道义而战。在孟萨马帮手里他几乎被打成肉泥，但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挺住，可以继续当英雄。他只是反复说自己是禁毒组织里一名普通调查员，专门来了解肃毒情况，其它一概不知。

一天晚上，罗伊被担架抬着秘密离开马帮驻地，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了一夜，第二天清晨来到一处环境优雅的地方。深谷中一幢绿色小楼，像是没有卫兵把守，楼前小路铺满残枝散叶，许多枝叶堆成很好看的形状，不知多久未遭践踏了，楼后长满灌木林的山岗成为一道天然屏障。一进入小楼，罗伊便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也说不出为什么，楼道、房门、窗子，一切都没有什么特别，只是出奇地静，但又不像没有人的那种静。他不明白为什么不把他的眼睛蒙住，透过楼道昏暗的光线，他能依稀辨得出各个房门上都有一块写着曲曲弯弯的他不认识的文字的小牌

子。在这里休养了几天之后，罗伊被强行注射了纯度高达99%的四号海洛因。

这对罗伊来说不啻是场滑稽戏。海洛因被称为“富人的梦”，在毒品市场其价钱是同量黄金的三百倍，多少人欲获而不能，这位禁毒组织的官员居然可以白白地得到而不付分文。第三次注射的时候，罗伊感到瞬息之间的一股冲劲，全身洋溢着畅快无比的浪潮，比他和最协调的性伴侣呻吟着做爱时高峰的那一刻还要舒服，只能用销魂极乐这个字眼来形容了。注射数次之后，那种瞬间的冲劲变成持续高潮，知觉像梦一般，不止肉体上的伤痛消失了，精神上的恐惧，对亲人的思念，不知何时才能重见天日的忧虑，统统化解为轻烟般的迷离状态。“啊，啊，这就是没有痛苦的生活，是我寻找了一辈子的生活。”罗伊呢喃着自言自语。每天那几个固定时刻，他睁大两眼苦熬，翘盼房门打开，等着那个矮小的面无表情的亚洲人捧着注射器皿出现，在罗伊眼里，他无疑是世界上最亲近最可爱的人了。

一周之后，开始断续停针。海洛因在体内代谢越来越快，需要量越来越大，罗伊仿佛一条失去控制的破船忽儿窜上幸福的顶峰，忽儿又被埋进痛苦的深渊。他第一次知道了人间居然还有这种比鞭打火烙强烈百倍的折磨。有一次，突然吊瘾了十八个小时，罗伊呻吟着从床上滚到地下，他不想发出声音，只好用牙咬自己胳膊上的肌肉，鼻涕、眼泪、虚汗混合在一起沾到下巴上。他用头往墙上撞，撞疼之后再揪自己的头发，最后他声嘶力竭地喊“you, you kill me”（“你们杀了我吧”）。霎时，房间里涌进一群人，

有大夫，看护、警卫，也有刚赶到这里不久的坤沙的副手方朗。他们略感惊奇地看着这位被毒品击败的禁毒组织官员，尽兴戏弄了他一番之后，由方朗单独留下来谈话，提出交换赎服海洛因的条件就是要招供禁毒组织所谓“黑虎行动”的全部细节。至此，罗伊只好认输了。

听完主人的叙述，望着被押走的俘虏的背影，屋里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笑声。“我们这儿什么都缺，就是白面儿管够！”孟萨马帮的首领兴奋地直嚷。他内心中也不免有些后悔，若当时自己能套出这份情报，何止才得一千美金？

坤沙告诉众人，他打算赶在黑虎行动之前将手下所有秘密加工厂现存的海洛因和剩余鸦片集中起来向外大规模转运。为此，他提出由各派毒品势力组成一个掸邦临时革命运输军共同完成这次“世纪工程”，坤沙集团派出武装护送队，到各段地界再由当地毒品势力负责保护。毒品成交后，各势力可按比例分成。遇有紧急情况，各方听从联合运输军总部的调遣，总部成员可由各方代表协议产生。

“诸位，‘黑虎行动’不光是冲我来的，而且是对着我们大家的。我可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得让我解释一句，我早就没有合并各派的意思了，只不过为了事情办成，必须统一行动，过后，大家各干各的，互不干扰。”说到这里，坤沙眼里露出极诚恳的目光：“这几年糖尿病弄得我精疲力尽，掸邦独立也遥遥无期，此回成功之后，我决计洗手归隐，从此金三角就由在座的各位逞英雄吧。我期望这一次能够合作得愉快，至少不要发生自相残杀的事情！”

杨维纲脸色微微一变，他知道坤沙指的是什么。1967年，坤沙组织了一个“世纪商队”，300匹马驮了1600公斤鸦片，在500多名“自卫队员”的武装保护下向缅甸边境湄公河上的一个小山村转运。那里有老挝军队司令欧安·拉特贡将军的两座海洛因精炼厂。当时国民党残军九十三师在自己的地界提出要交“过路税”，没有达成协议，结果两军开战，打得难解难分。九十三师不断投入部队，眼看胜利在望，不料买方欧安将军以征剿毒品军为名义，骗得首相同意派出T—28战斗机一个中队和空降部队一个营投入战斗，将双方击溃，坐收渔利。国际新闻界戏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斗以后，坤沙伤了元气，对九十三师种下了仇隙。此后十几年中，坤沙不再搞这种大规模运输了，而是零敲碎打，小股贩运，尽管麻烦多收益少，但比较保险。现在看来，坤沙一方面是不得已而为，另一方面是想在收山之前一雪耻辱，完成一项更大的“世纪工程”，不负世界第一贩毒大王的美号。

在场的人除了杨维纲和陆群以外，多半附和坤沙的主张。杨的态度在意料之中。在金三角地区，孤军九十三师和坤沙集团实力相当，可谓双峰并峙。这几年表面上相安无事，实际上两家积怨甚深，只不过杨维纲和坤沙之间有些私人交情。九十三师派代表尤其是派杨维纲亲自来参加会议，这里面包含了不少层意思。坤沙当然清楚，要想联合九十三师共同行动，那绝不是轻易能够办到的，他的目的不在这里。他把这么大的计划透露给九十三师，就是想看看对方的反应，以决定自己的全盘部署。只要九十三师能够保持中立，不闻不问这件事，事后给些好处，就算大功告

成了。坤沙瞄了杨维纲一眼，微微一笑，故意不去理他，冲着陆群发话道：“陆先生，你们‘六·九红卫兵’可否参加我们的共同行动？”

在场的人几乎都不认识陆群，或许有几位仅仅听说过靠近中国边境一带有一个叫什么“红卫兵”的组织，其中多为从大陆跑过来的中国人。

坤沙接着道：“我来介绍一下，这位陆先生可不是一般人物，出生入死，本领高强。听说到缅甸之后，他有过一段奇遇，闲来有功夫让他给咱们讲讲。他们那帮人在孟洋一带做过几件大事，我手下往云南运的一批玉石居然被他们给截下了。怎么样？咱们这个帐是可算可不算，就看陆先生一句话了。”说完，两眼瞪着陆群，简直就是等对方告饶了。

陆群想起数年前初遇坤沙时就见过这副神态，那时自己还是个不起眼的小卒子呢。他沉默了一会儿方说道：

“坤沙先生误会了。我们在座的诸位所搞的营生不是一回事，我们也很少到金三角腹地来。我们纯粹是为了生存才凑合了这么个组织，要联合我们实在没有任何用途。您的运输线不经过我这里，而我们区区几十人也不值得您调遣。”

这番话说得合情合理，给人的印象是若非想扩大自己势力，何必要联合陆群之辈呢。只有坤沙心里暗恨，他无法向众人透露“黑虎行动”的全部细节和真实目的，自然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必须与远在数百里之外的一伙逃难的中国人打交道。他没有和陆群私下里谈，而打算先探探口风，借众人的倾向压对方就范，没想碰了个不硬不软的

钉子。一阵愠怒的血流涌上他的脖梗，他的话不再彬彬有礼，而变得强硬起来：

“看来陆先生自己另有打算了，我不勉强。不过你最好再考虑一下。这些天我要借贵方在钦叻山的驻地一用，希望到时候迎接我们的是酒宴而不是子弹！”

气氛骤然紧张起来。什么“借地一用”，简直是最后通牒。熟识坤沙的人很少见到他这样近乎不讲理的直接威胁。他虽然势力大，但从不以此自居，待人温和平等，颇有领袖风度。也许是事情过于紧急亦或被糖尿病折磨得有些乖戾，再不就是作戏给别人施以下马威？在座的人都不吱声，只在心里暗暗嘀咕。

杨维纲抿了一口缅北绿茶，清了清嗓子，骤然发话。人们以为他出来打圆场，不料他却说道，“我看陆兄的话有道理。联合行动，谈何容易！几百里大山，想见面都困难，如何联络？各人也都有本难念的经，弄好了坤沙先生不会吝啬，自然有笔赚头，弄不好连人带本赔进去，从此就别想在金三角立足了。”

坤沙没有料到九十三师方面会公然持反对态度。一些小帮派的头儿原先不敢发话，这下也随声附和了。会场一阵混乱，高声争论的，窃窃私语的，坤沙气得脸色灰白，他知道任凭这帮人相互交流壮胆，局面将不可收拾。于是他赶紧站起身来，稳定了一下情绪，重新端出一方霸主的身份：“好啦，既然马上谈不成，先放下，我备了几桌酒菜，请大家入席，有话咱们饭桌上再谈。交易不成仁义在，哈哈，哈。”说完，干笑两声，命侍者前来招呼，自己扬长而去。